

# 黄荆琐忆

□郑乃谦

“南太行到处是漫山遍野的灌木丛，人们对黄荆情有独钟。四大名蜜之一的荆花蜜滋补了亿万人，而年少者怎会知道，黄荆曾经养活了山里人。这种很不起眼的灌木，承载着山里人别样的记忆，山里人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情结。”

一  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尽管说是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，可国家以粮为纲的政策，在农闲时只有集体才可以组织搞副业。农户若是悄悄搞副业，很容易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。焦作是一座煤城，矿井里需要大量荆片。除了生产队组织社员集体编荆片外，农闲时节农户少量编荆片，成了唯一的例外。

三年以上的黄荆枝条分杈很多，毛茸茸的，俗称毛荆，是编荆片的上好材料。种完小麦后，白天到山上割来毛荆，晚上熬夜编荆片子。按标准说，荆片子五根小棍当骨架，用毛荆或其他藤条编成。编片子男女老少都能干，捆片子需要有手劲，则有男性来做。每十个捆成一捆，码放得整整齐齐，等待马村或者方庄煤矿的人来收购。那时一个劳力日价值不到一元，每捆荆片卖两元，这样就可以解决柴米油盐之类的零花钱。

西村是山里的大村，那时大约有1600口人。浅山地资源有限，人们就背着扁担跑近10公里，钻进深山去，到甲板创大队的辖地割毛荆，俗称跑山。跑山起早贪黑很辛苦，单说穿的鞋，那可真是又重又硬了——布鞋底子钉上平车外胎或者马车外胎。饿了啃干粮，渴了找土坑里的水喝，尽管水坑里漂有羊屎蛋儿或者牛粪片儿也不在乎。

深山里资源再广，也经不起众人日复一日地扫荡，日久之后两个村子的社员自然就出现矛盾。

有一天，百余名西村社员进山里割毛荆，傍晚陆续出山时，绝大多数被甲板创大队的群众截住。任凭磨破嘴皮，也不放行。大伙无可奈何，只好扛着空扁担，拖着疲惫的双腿，饥肠辘辘又憋着满肚子怒气返回。

一天放学路上，我看见在西村供销社门前，许多人围着一辆马车。挤进人群一看，才知道是村里人截住了甲板创大队的马车，起因就是他们村截获了西村群众割的毛荆。那天马车怎样放行我不知道，从此两个大队的矛盾升级，甲板创人外出时不顺畅，西村人进山割毛荆则是硬着头皮，偶尔还有群体冲突。公社的武装部长因此还给西村的一个社员上了手铐，送到了县公安局，以致引起众多社员围堵公社大门去要人。

二  
黄荆又名荆棵、荆条，其根部长

出的嫩枝，两年内是笔直的细条，没有或很少岔枝，故称荆条。因质地坚韧，可以编出结实而又精致的器物，用于日常生活，或者编成荆笆用于滩涂、建筑、公路工地和矿山建设等。

要说荆条编织的器物，实在是太多了，木床上铺的荆席子，盛馍菜用的篮子、筐子，生产时用的平车挡、箩筐、草篓、背篓、驮篓、柿篓、花眼篓等等全部是用荆条编成的。

荆条与人们的生活、生产真是息息相关。农家办红白喜事时，如果竹筷子不够用，顺手抽一把荆条，用斧头一剁就可应急。荆条不光供自己编织用，多余的也可到山外百间房、待王的集市上卖掉。我家放有几捆荆条，那是父亲从20多公里外的青龙洞大峡谷里割回来的，两米来高，特别匀称，一直舍不得用，也舍不得卖。足足放了20多年，后来没了用处，只好当柴烧了。

刚割下来的新荆条随时就可用于编织，而放久的干荆条必须在污水里沤到绵软之后才可编器具。编织是一门手艺，不是人人都会。荆席子是平面，比较好编，我结婚时大铁床上铺的荆席子，就是二爷编的。父亲是个巧手，编的箩筐底部鼓鼓的，收的口则又紧又密，这样的箩筐不仅美观，还结实耐用。上初中时我曾经向父亲学习编箩筐，因为没有手劲半途而废。在连平车都很少的年代，箩筐是社员天天挑土、挑粪离不开的农具。而现在秋天卖柿子时还会见到它的身影，其他地方几乎派不上用场。我知道本乡目前只有洞湾村一户农家，还在做编箩筐的买卖。估计过不了多久，荆编这个手艺就会渐渐失传。

三  
1972年，我们上小学四年级。刚开始搞勤工俭学劳动，就是编毛荆片子。每年春季、秋季都要搞一次，每次连割带编耗时一星期。卖掉荆片子后，可以免去每学期两元的学杂费。

到了初中时，批判智育第一，大搞开门办学，所以我们学校的劳动课特别多，每学期都要停课一周割毛荆编荆片。1975年春季，西村中学搞的一项勤工俭学活动，就是打荆坡。我们初二（九）班和上届的校友，手持镰刀，翻过高红岭，到两三公里外的焦峪沟。那条沟里是早已荒弃的梯田，师生们割掉一丛丛圪针，把老荆疙瘩平了茬，好让明年长出新荆条。饿了啃干粮，渴了有大

铁锅熬的汤，就这样在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一连干了好几天。第二年春天果真是长出许多嫩荆条，秋后周围村的人割走不少，学校收益很小。后来形势变化，不再开门办学，师生们辛辛苦苦整理的那片荆坡自然就荒弃了。

提起上坡背荆，还有一个笑话。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长大的，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，特别向往首都北京。邻居一个小伙伴的姑姑家在京郊，他扯起天安门，伙伴们围成一圈听得入迷。土里刨食的父母们想出门，就是有路费盘缠还得经过生产队长批准，孩子们想去逛北京那就更是白日做梦了。所以一旦有小伙伴说想去北京，家长就会说：“别做梦了，还是老老实实上坡背荆去吧。”背荆的时候想北京，真是苦涩！

四  
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实行有水快流的宽松政策，小煤窑星罗棋布，有集体的、联户的，还有个体的，对荆片需求量特别大，这给许多农户增加了不少收入。据说西交口村一户人家参股小煤窑赚了钱，全家人齐心协力，依靠割毛荆编荆片还清了巨额债务。

地下煤炭资源逐渐枯竭，焦作经济转型，星罗棋布的小煤矿早已关闭，荆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编荆片这项劳动一去不复返了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，荆席子、荆篓和箩筐成了古董，荆笆已被更好的建材取代，荆条已从农家心中失宠。所以山坡上荆条比以前生长得更旺盛，荆花开得更稠密。

防风固沙，保持水土，毛荆除了会巨大的生态价值外，就是它无法估量的经济价值——蜜源。因为花期长，产量稳，荆花蜜有着四大名蜜之一的桂冠。

每逢初夏时节，山坡上荆花就要开了，祖国各地的蜂农从四面八方会集到太行山南麓的焦作北山赶花期。南太行的荆条就是这样，年复一年源源不断地为人们奉献着甜蜜。